

时令小语

秋天

■钱坤忠文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是风情万种,都有可观可访的景色。

但总有人偏偏执着地深爱秋天。秋日之美,不仅在于斑斓的色彩,更在于接踵而来的丰收,是累累硕果采摘前的四溢飘香,是迎接即将到来的天高气爽,也是淹没城市喧嚣的婉约静美。

唐代诗人刘禹锡就用诗直接表明了对秋天的喜欢:“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认为秋之美胜于春之景。当夏天的余热还没散尽,初秋便早早把凉爽撒在了每天的早晨和傍晚。秋风吹黄了夏日的绿,吹走了蝉鸣。山间的秋草和着秋意也一天天浓郁起来。走进秋天,没有了春天的稚嫩,退却了夏天的炎热,开始了沉淀的成熟。山青水碧,天空幽蓝。秋风悄悄渗透,大地是那样宽阔,天空是那样深邃。

春天新芽,秋日枯叶,是大自然的安排。

总忘不了家乡秋天忙碌的景象。初秋来得悄无声息,酷暑却走得气势汹汹。阵阵秋风,黄叶飘落。江南水乡,凝结灵秀。空谷里吹来的习习凉风,竹影晦明,散发若有似无的幽香。郁达夫说:“江南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少风……秋的味道,秋的颜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江南初秋的美,美就美在一份清澈。悄然又轻盈飘下的树叶,上面写满了岁月的痕迹,似乎都是飘飞的音符。曼妙江南,缥缈袭人。江南的秋总是多了点柔媚,少了些冷峻。

老舍先生早就力劝大家,“秋天一定要住在北平”,还说“北平之秋,便是人间天堂”,因为“胡同在阳光里重获生机,落叶在色彩里最后绚烂”。我在北京求学生活了将近十年,也体会到了老舍先生所说北京秋美的真谛。北京胡同里淳朴而独特的气息,斑驳的木门和砖墙,昭示着浓厚的文化历史和传统。

萧萧秋风中的大西北是最美的。在长久岁月的洗礼中,大西北的秋天有一种大气的通透。天空蓝得一泻千里,风吹得干脆利索。更有着让人念念不忘的大漠风光。那硬朗的山,冷清的水,无边无际的戈壁中屹立的胡杨林,把悠悠的驼铃声传递到遥远的地方。

秋天充满着诗意。欧阳修的《秋声赋》虽然有点幽怨,但秋天的美造就了苏东坡的《赤壁赋》。我没有忘记高中语文课本中节选的现代作家峻青写的《秋色赋》。“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我最喜欢的还是毛主席年青时所写的《沁园春·长沙》。1966年,也是在初秋,我和几个大学同学跟随毛主席的脚印,一起来到“橘子洲头”。“独立寒秋,湘江北去”,“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满是对中华民族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柱子日中落,天香云外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岁月悠悠,万千秋色,浪漫醇厚。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金秋 ■陈祖金

诗抒胸臆

如梦令·初秋夜咏

■王振华

月照窗台斜影,风送微凉蝉静。有叶落阶前,来报秋光佳境。欢庆,欢庆,又是一年胜景。

致友人

■王养浩

抬头乌云翻,放眼细雨绵。连日酷热了,徘徊不窗前。挥手去湖边,雨歇湖景显。游人笑声朗,秋景如画卷。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生活故事

毕业歌

■赵文心文

舅公舅婆来家里相聚。舅婆一眼看见钢琴上端放的毕业证书,拿起来仔细端详,A4大小的铜版纸,光滑挺括,四个鲜亮的红色大字“毕业证书”,白底粉红色边框簇拥花朵树叶,右下角还有一个手持放大镜、好奇地打量外部世界的孩子。“布布小朋友:在我园经过愉快的生活和学习,各方面都达到优秀幼儿标准,准予毕业,特发此毕业证!”

舅婆连连感叹,他们这一代在非常时期毕业的中小学生们都没有得到过毕业证书……小布读了十个月托育园,就有这么赏心悦目的记录凭证。

回想布布在托育园的生活学习情景,这些细节编织叠加,如同大小音符在线谱上跳跃,汇成一曲毕业歌。

托育园老师每天不厌其烦在家园联系群里发送课程内容、午餐点心菜单、午睡时间、是否大便、小朋友活

动的视频照片,布布还常常带回手工图画作业,家长们得以身临其境般了解布布在托育园的一日。

一个不满三岁的幼儿,要独自去到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大人小人相处,实在是让人心疼又捏着一把汗的。第一天,爸爸妈妈陪着布布在托育园熟悉环境,玩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布布上学半日,和爸爸告别,没有哭闹,独自坐在教室一角看大家游戏,乖乖吃了午饭。第三天,布布全天上学,老师说活动吃饭午睡都很乖。人托成功,也意味着布布将要开始学习融入家庭之外的集体生活,托育园的氛围给予他很好的帮助。

我喜欢看布布们吃午饭的照片视频。老师带领洗手擦手,围着长桌坐好,戴上围兜,大家七嘴八舌念歌谣:“小手小手握握紧,小虫小虫飞不进,阿姨老师辛苦了,宝宝宝宝开饭了,请!”

布布在家里吃饭要喂还不肯戴围兜,在托育园,横握小勺埋头干饭,第一爱吃周五的炒面,餐盘格子里吃得干干净净。实在不爱吃的菜比如香菇豆腐,因为“我不喜欢吃软软的东西”,留在餐盘里。老师体贴小朋友的味觉还在发展,并不硬性规定要吃完。布布还为大家报过一次菜单,

回家很兴奋地演示了好几次。

老师还说小朋友们一起午睡睡得香。布布能睡两小时,偶尔老师注明是一小时。布布说旁边的可馨哭鼻子,老师哄睡,把他吵醒了。问:睡不着怎么办?“老师让我们到教室搭积木,我们很安静。”

布布初夏患气管肺炎,在家休息。身体好了去托育园,情绪管理退步,坚持要带心爱的布偶鸡。爸爸带布布快走门口时,布布的步子越走越慢,眼泪也忍不住了。第二天带去小车模,进园时还是哭了。中午,老师发照片到联系群里,布布坐在小桌旁玩车模,眼皮肿肿的。再一张,身旁女孩在大哭,布布侧身安慰。老师说:“布布会抱抱她的,和妹妹说不要哭。”自己还没摆脱坏情绪,就去安抚比他小的孩子。布布的小心灵好柔软。

老师宽容,布布带更多的东西去上学:雨伞小电扇水杯大小绘本。闻听下学期要去的幼儿园不让带东西,“那怎么办呀?”布布马上瘪嘴,眼泪汪汪。

布布在托育园生活适应得很好,学习也很有趣。合着韵律做操,伸伸臂踢腿。跨越障碍物,先出左脚还是右脚?听音乐抢椅

子,坐不到椅子有点尴尬。双足单足跳跃,大家一起跳得高跳得远。金鸡独立,张开双臂还是歪歪倒倒。找呀找呀找朋友,和你抱一抱,和她手拉手。外教老师教唱英语歌谣,认识英文字母,肢体语言丰富,带着小朋友满教室奔跑。做手工要安静专心,老师给穿上反穿衣,不怕颜料胶水弄脏衣服。握笔撕纸涂色折纸捏胶泥,老师一遍遍示范指导帮忙,下课合影,人人抱着作品笑逐颜开。

老师请布布讲《揭秘机场》,布布坐在大家面前,硬壳大开本绘本,一只手拿不动,两只手捧着又没法翻开书页,布布有点紧张。乐乐跑上前帮忙,两个小伙伴头抵头埋在书里。隔天,老师又请布布讲《电梯来了》。对于自己的表现,布布有点失望,“大家不喜欢听”,因为“眼睛都是小小的”,“如果喜欢听,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布布一定是观察过老师上课时小朋友们聚精会神的表情。

老师说:“有一天我问小朋友们,什么事情会让你们感到幸福,布布说见到瑞瑞老师我感到幸福。”布布童年的第一次出发,平安顺利,饶有收获。毕业之际,衷心感谢老师们导航护送,一路相随。

世相百态

聊聊服装这件事

■傅光达文

日前应邀参加一个公益活动,主办方温馨提醒说要留影,最好穿正装。老实说,退休以后我既不再穿着工作服,也极少穿所谓西装革履的正装,而是怎么舒适怎么来,力求随心所欲,干净利落。

提起服装,倘如一本正经讲究起来确实非同小可。有道是“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人一旦满足了吃喝拉撒睡,服装便成大事。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此事于人真不能小觑,它不仅关乎外出遮羞避寒,更关乎到仁礼,关乎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秩序,可见服装是尚礼之邦最直接的显相。难怪倡导天下交领右衽(衣襟)的春秋齐国宰相管仲有言在先:“衣服所以表贵贱也。”对此,孔子曾点赞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厌恶交领左衽野

蛮,没有档次不靠谱。因而,服装事关国体久矣。

不仅军与民服装有别,木兰代父从军,功成名就后要荣归故里,便“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衣。”封建时代,官与民服装更各异,官阶大小,从衣裳的颜色图案、胸前后背的缀补上一看便知,很少叫人混同搞错。旧时当官的要了解民情,常须微服私访,不要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即便县老爷下乡查案也得改装打扮,以隐蔽身份,获得真相。

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长此以往,也造成“只敬衣衫不敬人,先敬皮囊再敬魂”的世俗势利普遍现象。民国初期,去辫之后,亟于易服,人们的服装有些混乱,洋装逐渐风行。据说,鲁迅先生穿长衫某次外出办事也曾遭势利眼拒绝。于是,顺应人人平等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男女服装——中山装与旗袍

便应运而生。

中山装与孙中山确实有直接关联。据《中华文化习俗辞典》记载:“1912年,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越南侨民兴中会成员)裁制出一种服装样式。”这种新衣完全革除了长袍马褂模样,其样式为立翻领,对襟,四个贴袋,前襟五粒扣,袖口三扣,后片不破缝。

据说,此衣还真有讲究:立翻领,喻严谨治国理念;四个贴袋,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前襟五扣,喻五族共和,又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袖口三扣,左喻自由、平等、博爱,右喻民族、民权、民生;后背不破缝,喻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女装旗袍,并非旗人服装,它是蒙人袍服、汉人长马甲和满人旗装的合成,显得凝重端庄,温文尔雅,当年西装传入后,它又汲取了连衣裙依人体曲线剪裁的审美功效,因而一经推出即流行市井。据1920年1月中旬的上海《时报》报道:“近来上海女界

旗袍盛行,闺秀勾栏,各竞其艳。”可见一斑。

1929年4月,国民政府曾颁布《民国制服条例》,正式将中山装、旗袍定为国服。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参加工作时,穿小脚裤、喇叭裤的年轻人都被师傅们视作穿奇装异服的不良青年来对待的,这些人要入团当干部根本不可能。改革开放时期,西装革履一度满街皆是,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出门谈生意一身西装,皮鞋、皮带、皮包几乎成时髦标配。

时移世易,现在没有国服一说。汉服唐装是怀旧的艺术服装。中山装基本绝迹,舞台上演员表演时还看得见。穿旗袍的倒是能时常看到,但大多数还是在重大活动及高档酒店现场当礼仪小姐或是饭店女服务员的装束。西装似乎也有些式微,平时在街上除了八经穿西装来往的人不多了,除了房屋中介的小哥。

如今,绝大多数人的服装是随意潇洒的休闲服,至于讲究名牌,那是年轻人追求的。总之,休闲,更胜于礼制了。